

### 第三章 北宋園亭記散文概況

北宋時期，園亭記散文在園林建造的蓬勃發展下，成為興盛的文類。每當園林或其建築、景觀修建時，或是士人登臨這些園亭名勝之際，往往會為其撰寫記體散文，以記敘園亭建造修葺的過程、歷史的沿革，或是士人登臨遊覽時刻的內心感慨等。因此，園亭記散文就在這些背景因素下，成為北宋時期作品頗為豐碩的文類。

本章節將從北宋園亭記散文的撰寫背景，與作者、作品來探求北宋時期園亭記散文的發展概況。因為園亭記散文的撰寫動機，多是記錄園亭的建造修葺過程、歷史沿革等，然而並非都是園主親自撰寫，有些園亭記散文是作者受園主請託而著。第一節即是探討園亭記散文的撰寫背景與動機，以了解為何園亭記散文在北宋時期會蔚為興盛。第二節則是選列北宋六大家中園亭記散文作品豐碩的作者，探討其在此類作品中所展現的寫作特色與技巧，藉此呈現北宋時期園亭記散文的發展樣貌。

#### 第一節 北宋園亭記散文的撰寫背景與動機

##### 一、記載營造始末與歲月

每當園林建築、景觀從事營建或修葺之際，北宋士人往往會撰文紀錄營造過程。吳訥在《文章辨體序說》中就指出：「大抵記者，蓋所以備不忘。如記營建，當記月日之久近，工費之多少，主佐之姓名，敘事之後，略作議論以結之，此為正體。」<sup>1</sup>因此，無論園亭記散文是否為園主親自撰寫，或是請託他人代為撰述，其最根本的撰寫背景與動機即是紀錄園亭的建造始末，與主事者姓名。在北宋園亭記散文中，部分作者會直接言明撰寫園亭記散文的目的，只是為紀錄園亭的營造歲月。

- (1) 亭成，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。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。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，因求脩辭而刻之云。(歐陽脩〈叢翠亭記〉)<sup>2</sup>

<sup>1</sup> 參閱吳訥：《文章辨體序說》，頁 42。

<sup>2</sup> 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 63；《全宋文》第 18 冊，卷 741。

- (2) 他山之石，以鑿以刻，以告後人，尚識其略。(邵亢〈眾樂亭記〉)<sup>3</sup>
- (3) 於是刻石亭右，以記歲月云。(劉放〈泰州玩芳亭記〉)<sup>4</sup>
- (4) 顧謂牧曰：「先生業文，為我書今日賓主之辭，與亭成之歲月。」  
(劉牧〈待月亭記〉)<sup>5</sup>

上列園亭記散文，除了〈泰州玩芳亭記〉是劉放自建玩芳亭，並為亭撰述記體散文外，歐陽脩、邵亢和劉牧都是受人之託而撰寫的。但無論是否為園主親自撰寫園亭記散文，其撰文背景與動機均是為了紀錄此園亭的營造歲月，讓後人或將來之遊客登臨此亭可以知曉此座亭臺的興造時日。為了這個目的，園亭記散文多刻石於碑，並立於亭臺樓閣之側，也就是緒論中所提園亭記散文與山水記、山水遊記不同之處。

為何北宋士人如此重視為園亭的興造始末撰寫記體散文？從蔡確〈繁昌縣北園記〉中，略可窺探其中的緣由：

客有謂予曰：「……君之來也，既搜剔經營，以發景物之堙鬱，今且行矣，乃默無文詞，以遺來者，使得考其所自，則於義尚為缺也。」余曰：「諾」遂書以刻石。<sup>6</sup>

蔡確的從遊賓客指出，園林興建完成，卻無文詞記錄以告知將來的遊客，此園林興造的始末與由來，在義理上是有所不足的。於是，蔡確就撰寫了〈繁昌縣北園記〉，並刻石立於園。由此可知，北宋士人撰寫園亭記散文，以紀錄園林的興造始末與主事者名稱，是為了解讓將來的遊者知道園亭的由來和興建歷史。

有些園亭記散文就是從這個角度更進一步闡明，紀錄園亭興造始末是為了解讓後人有所考察，可以了解此座園林建築的興廢沿革的歷史過程，或建築命名的緣由。

- (1) 作至喜堂記，藏其壁。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，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，使後來者有考焉爾。(歐陽脩〈夷陵縣至喜堂記〉)<sup>7</sup>

<sup>3</sup> 《全宋文》第24冊，卷1033。

<sup>4</sup> 《彭城集》卷32；《全宋文》第35冊，卷1054。

<sup>5</sup> 《全宋文》第23冊，卷988。

<sup>6</sup> 《全宋文》第45冊，卷2007。

<sup>7</sup> 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39；《全宋文》第18冊，卷739。

- (2) 夫理使客之館，而辨其山川者，皆太守之事也；故為之識，使此邦之人，尚有考焉。（曾鞏〈齊州二堂記〉）<sup>8</sup>
- (3) 師孟生長此土，樓之興廢，實少長耳目焉。矧獲從諸公游息於其處有年矣。願書其事與其歲月，使後人再修時得以考信焉。（吳師孟〈重修西樓閣記〉）<sup>9</sup>

歐陽脩爲了讓後人了解至喜堂是在知州善治政、改異風俗的歷史氛圍下所興造的，使將來的遊者可以對這座園亭建築的人文歷史背景更加了解。因此在〈夷陵縣至喜堂記〉中，花了不少筆墨記述夷陵縣因知州朱慶基的用心治政，風俗民情得以展現新的氣象，而不僅是紀錄至喜堂的興造時日而已。曾鞏在齊州興建使客的館舍，以其所在的山川之名命名爲歷山之堂、灤源之堂。曾鞏在〈齊州二堂記〉中詳細考察歷山、灤水的典故、歷史，就是要讓齊州百姓得以了解此二堂的命名由來。吳師孟在〈重修西樓閣記〉中，則是指出撰寫重修西樓閣的事情和年月，是爲了讓後人將來再度修葺時，有所考據與徵信。

## 二、闡明興建的用意

園亭記散文除了記述園亭興建的歲月與由來，讓後人得以考察園亭的歷史沿革外，更多的園亭記散文只是略述興建緣由與時日，甚或省略營建始末的敘事，將敘寫重點放在園林主人興造此園亭的用意，或撰寫者對園主的期望與惕勵。

- (1) 君知名當世，所至有聲，襄人安其政，而樂從其遊也。因以君之官，名其後軒，為光祿堂；又欲紀其事於石，以與叔子、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。君皆不能止也，乃來以記屬於余。余謂君之慕叔子之風，襲其遺跡，則其為人與其心之所存者，可知矣。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，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。此襄人之所欲書也。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，與夫草木煙雲之杳靄，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，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，寫《離騷》之極目者，宜其覽者自得之。至於亭屢廢興，或自有記，或不必究其詳者，皆不復道也。（歐陽脩〈岷山亭記〉）<sup>10</sup>

<sup>8</sup> 《元豐類稿》卷 19；《全宋文》第 29 冊，卷 1263。

<sup>9</sup> 《全宋文》第 31 冊，卷 1360。

<sup>10</sup> 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 40；《全宋文》第 18 冊，卷 740。

- (2) 亭之建，自有梁記，故不志，獨志其名亭者，幸無誚焉。（張紘〈思亭記〉）<sup>11</sup>
- (3) 余因為文道其所以為是之意，復以其堂命之曰樂閑。以君之政，治之閑而於此為樂也。君學精而才長，貌溫而氣嚴，襟矩風尚，淹重宏遠。如使其立行道之地，發畜德之府，蹈切烈之途，鬪名聲之場，可量也哉！簿書之期會，土木之興作，於君末故也，豈煩余之多言乎？（文同〈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〉）<sup>12</sup>

歐陽脩認為峴山亭的屢次毀壞和興建，有的本來就有文章記載，有的不必去詳細推察它的詳細情況，因此在史中輝請託撰寫的〈峴山亭記〉中「皆不復道也」。然而，歐陽脩卻在〈峴山亭記〉中大幅論述峴山亭的著名與羊祜、杜預的關係，藉此委婉含蓄的勸誡史中輝要像羊祜、杜預般的建功立業，名聲自然會留芳百世，而不須藉由重修峴山亭、拓廣其後軒，刻園亭記散文於碑石之上，求其後世之名流傳久遠。因此，歐陽脩的〈峴山亭記〉已脫離了園亭記散文的最初撰寫目的，不以記載營建歲月和始末為主，而蘊含著對興建園亭的主事者深切的期許與惕勵。張紘於〈思亭記〉中也指出，亭的興建自有記載，因此他不再加以贅述。而是在〈思亭記〉中提及為何以「思」為亭命名，是取「三思而後行」之意，冀望自己凡事都能審思而後行，藉此勉勵自己。文同也直接道出，土木興作的記載對廖君而言是枝微末節，不須他多加記述。因此，在〈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〉中，文同則是提出為政者該如何治政才得以「既樂且閑」，盡享園林宴遊之趣，以此作為園亭記散文的敘寫重點。

褚斌杰先生認為：「臺閣名勝記文，則記事頌功不是它的重點，一般記事只是其緣由，重點在發揮議論，寫個人懷抱。」<sup>13</sup>因此，北宋園亭記散文多於文章首末兩段提及興建園亭的主事者姓名，和興建緣由、花費事工、建造歲月等，大多內容則著重在闡明興建園亭的用意，以期讓時人或將來之遊客了解園主之用心。而在北宋園亭記散文中所呈現的園主興建用意，大略可分為三類。

### （一）闡明命名緣由與個人心跡

<sup>11</sup> 《全宋文》第24冊，卷1032。

<sup>12</sup> 《丹淵集》卷23；《全宋文》第18冊，卷739。

<sup>13</sup> 參閱褚斌杰：《中國古代文體概論》，頁364。「臺閣名勝記文」即是本論文所指稱的「園亭記散文」，乃名稱有所不同。

王安石受人請託，而撰寫園亭記散文，即於文中闡明欲藉此文，讓將來之賢者明白施侯興建見山閣之用意，和命名之寓意。

遂為之記，以示後之賢者，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為閣而名之者，其言如此。  
(王安石〈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〉)<sup>14</sup>

王安國受君懿的請託，為其興造的池軒撰寫園亭記散文。君懿即表明希望王安國在所撰寫的園亭記散文中，能呈現其悠遊於園林之中的適意閒情，讓後來擁有此池軒的人，也能同樣享受這般暢情園林的逸趣。

君懿曰：「吾勞於仕已久，而得於此。吏事之來也有間，四方之人或曠時而不至。思夫敗日月於簿書期會之不訾，而敝輿馬於賓客造請之無已，宜其久此而不厭也。然吾去也有期，而後來者莫知為誰也。其林樹日以蕃，魚鳥日以樂，而有能同吾欲於是者乎？為我記之。」(王安國〈池軒記〉)<sup>15</sup>

因此，王安國便將君懿所說的話，記載於文中，讓後人可以明白君懿欲與後人同享此樂的用心。

文慧大師請託沈遼為其撰述園亭記散文，則是希望遊客能不打擾其清淨之所，欲以園亭記散文來告示遊客，以明白文慧大師的心意。

一日，文慧訪余曰：「昔作南漪為客館也，所以不拒人者，以為人皆假物以適其性。唯山水之勝，人人皆宜之，我欲使人人皆得其樂也。今我作此軒而又至焉，我乃不得其所。我學清靜者也，安得一語之，使毋恩我而人得其樂乎？」余曰：「然亦何憚？正為來者不知意爾。吾師能使人得其樂，而人於吾師何獨不然？豈人情也哉？」文慧曰：「善！」於是為述其意以告來者。(沈遼〈浮碧軒記〉)<sup>16</sup>

文慧大師指出，昔日曾建南漪館為客館，不拒人潮，即是希望人人都可得山水之樂。而今興建浮碧軒，則是希望作為自己修行的清靜之所，不要受到遊者的擾亂。

<sup>14</sup> 《臨川先生文集》卷 83；《全宋文》第 33 冊，卷 1408。

<sup>15</sup> 《全宋文》第 37 冊，卷 1587。

<sup>16</sup> 《雲巢編》卷 8，《全宋文》第 40 冊，卷 1725。

因此，沈遼在〈浮碧軒記〉中將文慧大師之意敘寫下來，以告示來者勿擾大師的清幽。

而張俞在所撰的〈素履亭記〉，即是取「素履」之意，闡釋說明其在《易傳》中的寓意，以辨明趙仲謨為亭命名「素履」的意指歸向，即「君子慎其所履者也」。

予善取其義，乃辨指歸之說，命之曰亭記。<sup>17</sup>

陳堯佐興建獨遊亭，即自撰〈獨遊亭記〉，闡明為何命名「獨遊」之用意。

是獨也，不猶愈于人之嗷嗷者乎。嗚呼，人非獨則近乎辱，道非獨則牽乎俗，所謂周而不比者，斯人歟？余聞或者之說，不果承命，又懼潮之民謂余悒悒而來，而獨善也，故載其說于屋壁。<sup>18</sup>

陳堯佐被貶於潮州，於公宇之東側建獨遊亭，以此惕勵自己謹慎獨處之際，及申明自己不與眾合、媚俗的原則。再加以陳堯佐擔憂潮州百姓批評他因被貶而抑鬱不得志，所以獨處不與眾遊，因而特地撰寫〈獨遊亭記〉，並刻於屋壁，以闡明其心跡。

祖無擇於〈申申堂記〉中，除了記述園林、堂中景物與燕息之趣外，亦闡述其命名之用意。

惜夫將去此也，因書其始作，且誌其物。或曰：子名燕息之堂曰「申申」，非取孔子燕居之義乎？無擇對曰：「然。」《書》不云乎，「惟狂克念作聖」。若無擇，其不為狂者耶？斯亦克念矣。恐後來君子未之知我，以茲為過，故以其說附諸。<sup>19</sup>

祖無擇和陳堯佐有相似的擔憂，均憂心時人或後人不了解其命名之用意，以此為過怪罪於他，因此在園亭記散文中均特意闡明其心跡。祖無擇為其堂命名為「申申」，是取《論語·述而》中的「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」之意，即君子閒居時是怡然自得的样子。但祖無擇擔憂後人責其自比為君子，所以引《尚書》之語說明

<sup>17</sup> 《全宋文》第13冊，卷533。

<sup>18</sup> 《全宋文》第5冊，卷196。

<sup>19</sup> 《龍學文集》卷7；《全宋文》第22冊，卷935。

狂者只要能省察克念亦可為聖人，而他即是以「克念」勉勵自己往君子、聖人之道邁進。

## （二）治政之本、與民同樂

北宋士人多懷抱著經世濟民的胸懷，即使是立亭建堂作為宴休之所，卻也有政治上的用意。在第二章中曾提及，北宋士人興建園亭，多有宣揚天恩、展現天下承平境況的寓意。<sup>20</sup>因此，士人往往在撰寫園亭記散文時，亦將治政者淑世濟民的抱負與用心，於文中透露出來。

- 〈1〉 今梅君之為是亭，曰：「不敢以為遊觀之美。」蓋所以推本為治之意，而且將清心於此；其所存者，亦可謂能知其要矣。乃為之記，而道予之所聞者焉。（曾鞏〈清心亭記〉）<sup>21</sup>
- 〈2〉 許君……暇日登斯堂，與賓客從容究民疾苦，求所以善其後者，則君之命堂，其意可見。……許君，良吏也，吾可以無憂。然亦不可不為方來者戒。（孔武仲〈筠州無訟堂記〉）<sup>22</sup>
- 〈3〉 公於此時能使威令德澤洽於人心，政事大小無一物之失，而寄樂於山川草木虛閒曠快之地。人知得此足以為樂，而不知其致此之為難也。後人之登是堂，思公之所以樂，將有指碑以告者也。（沈括〈揚州重修平山堂記〉）<sup>23</sup>

梅君和許君興建亭堂，皆不是為了耽於宴遊登覽之趣，而是將其作為治政之根本與助益之所。梅君藉由清心亭，希望能清靜、沉澱其心緒，在修養己身之後，才能治理國家天下。所以曾鞏說梅君建造清心亭的本意，是為了治理政事。而許君於無訟堂內則是與賓客探究百姓的疾苦，求改善民眾疾苦的方法，並非為一己之樂。孔武仲受許君請託撰寫園亭記散文，讚譽許君為良吏，卻也擔憂將來的筠州官吏不能繼承許君之志，故於文章中特地表彰許君憂民疾苦的胸懷，藉此警誡將來的官員。而沈括則藉由〈揚州重修平山堂記〉來強調並說明，刁公能暢情悠遊於山川草木之樂中，是因刁公治政成績卓越，使民眾安樂，所以才得以享山川自

<sup>20</sup> 參閱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「北宋園林興盛的因素——政治因素：用以宣揚上恩、呈現善於治政」。

<sup>21</sup> 《元豐類稿》卷 18；《全宋文》第 29 冊，卷 1262。

<sup>22</sup> 《宗伯集》卷 12；《全宋文》第 49 冊，卷 2194。

<sup>23</sup> 《長興集》卷 21；《全宋文》第 39 冊，卷 1690。

然的逸趣。而其言外之意，也有刁公所樂者不只逸遊的樂趣，更有百姓生活安樂的愉悅，藉此襯托出刁公治政的用心。

北宋士人興建園亭，除了展現其勤政愛民的治世之心，亦往往藉由園亭記散文闡明，此園亭的興建用意是爲了讓百姓有一個娛樂歡遊的場所，讓官吏與民眾有一個同遊同樂的處所。

- (1) 予既游而歸，遂飭工度材為亭，崇博壯顯，彌十旬，圻艘皆具。案舊興壞，與眾共樂，不可不書，其所謂以示來者。（田況〈浣花亭記〉）<sup>24</sup>
- (2) 故予喜夫新樓之成，而樂為靖國書其所以與吏民同者，為新樓識焉。（鄭俠〈連州新修都景樓記〉）<sup>25</sup>

田況和鄭俠分別在〈浣花亭記〉和〈連州新修都景樓記〉中，指出亭、樓的修建是爲了與民眾同樂、共遊，所以在園亭記散文中記錄下來，讓登覽的遊客明瞭興造者的用心。

### （三）自我惕勵、修養勉德

前文曾提及園林是士人理想境地的假託，因此士人興建園林，往往亦藉此寄託其理想，並在希望在此修養自身心性，達到爲人處事的完善境界。所以，園亭記散文中，亦常闡明園亭興造的用意，是希望在此培養道德的完善。

- (1) 噫！省之義，於君子行己之方其至矣乎哉！予故志其省之說，書於石以自勉焉爾。（沈起〈志省堂記〉）<sup>26</sup>
- (2) 吾窺聖人旨意所出，以去疑解蔽，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，始終之概以自廣，養吾心以忠，約守而恕者行之。其過也改，趨之以勇，而至之以不止，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。得其時則行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，非也。不得其時則止，僕仆然求行其道者，亦非也。吾之不足於義，或愛而譽之者，過也。吾之足於義，或惡而毀之者，亦過也。彼何與於我哉？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。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，而所守者可

<sup>24</sup> 《全宋文》第15冊，卷636。

<sup>25</sup> 《西塘集》卷3；《全宋文》第49冊，卷2177。

<sup>26</sup> 《全宋文》第38冊，卷1637。

謂簡；所言雖近而易知，而所任者可謂重也。書之南軒之壁間，蚤夜覺觀焉，以自進也。（曾鞏〈南軒記〉）<sup>27</sup>

- (3) 余友倪敦復……間謂余曰：「……吾為此懼，治事之餘，必即此軒以學，觀聖賢之言，而求其述作之大政。方其有得，而事與心會，曠然若登高以望，洒然若清風之卻暑，而世俗之好樂，一不干于其間。此吾所以養其志而有待焉，子為我記之，勿辭。」……日未昃，而庭中蕭然，如在山谷。然不以用意於其它，退自修飭，其志愈勵，是可書也。乃為之記，而陷於北軒之壁。（孔武仲〈楚州山陽縣令廳北軒記〉）<sup>28</sup>

沈起在其自撰的〈志省堂記〉中，闡明將以「省」之意來修省自身、勉勵自我，而這即是沈起建堂並為其命名「志省堂」的用意。曾鞏在〈南軒記〉中，即言明將在南軒研讀聖人之書，以聖人之道、賢人之理來修養自身，而不受毀謗、愛譽的影響。曾鞏將他興建南軒的用意與對自己的期許，寫成了〈南軒記〉，並刻在南軒的牆壁上，以日夜觀看，時時刻刻勉勵自己進德修業。而倪敦復請託孔武仲為其北軒寫園亭記散文時，亦表明了自己興造北軒的用意，是為觀覽聖賢之言，作為治政的準則和方法，並在北軒中養志、自修，等待施展抱負的時機。

北宋園亭記散文最初的撰寫背景與動機，僅是記載園亭的興造始末與歷史沿革，讓後人有所考據，得以知曉園林興建的由來。然而，藉由園亭記散文以闡明園亭興建者造園的用意，或寄託對園主的期許、勉勵，後來卻成為園亭記散文內容的主流。這類的園亭記散文，表明了造園者的心跡；說明了為政者興造園亭不是為了個人的宴遊，而是要作為與民同樂的處所，以展現其勤政愛民的一面；也展現出土人為了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，而修築園亭作為修身勵德的場所。無論園亭興造者的用意為何，均藉著園亭記散文的撰寫一一的呈現出來。也正因為北宋園亭記散文有如此多樣貌的撰寫背景和動機，促使了園亭記散文在北宋成為創作量豐富的文類。

## 第二節 北宋園亭記散文的作者及其作品

園亭記散文在北宋時期是作品量豐碩的文類，據《全宋文》所收錄擁有園亭

<sup>27</sup> 《元豐類稿》卷17；《全宋文》第29冊，卷1261。

<sup>28</sup> 《宗伯集》卷12；《全宋文》第49冊，卷2193。

記散文作品的作家就有一百一十八位之多。在本節，選列了北宋六大家中園亭記散文作品量較多的作者，包括了歐陽脩、曾鞏、蘇軾、蘇轍等人，將研究分析其園亭記散文的寫作技巧與特點，藉此呈現北宋園亭記散文的發展概況。因為歐陽脩、曾鞏、蘇軾、蘇轍等人被譽為唐宋古文八大家，亦是北宋時期推動古文運動的倡導者，對當代文壇、文風的影響甚大。他們所撰寫的園亭記散文，亦可能因此影響了當時士人撰寫此文類作品的風格與寫作特點。因此藉由探討其園亭記散文的特色，大概亦能推究出北宋時期園亭記散文發展的大致樣貌。而其他未能加以探討的園亭記散文作家，將配合第四章「北宋園亭記散文的主題呈現」，於附錄中註明其作品呈現出的特點。

## 一、歐陽脩

### （一）生平經歷

歐陽脩，字永叔，號醉翁，又號六一居士，江西吉州廬陵人（今江西吉安縣）。真宗景德四年（西元 1007 年），生於四川綿州（今四川綿陽縣）。

歐陽脩的父親歐陽觀咸平三年進士，任綿州軍事推官，母親鄭氏為江南望族，自幼亦頗通詩書。歐陽脩四歲時，父親歿於泰州軍事判官任上。母親鄭氏年方二十九歲，矢志守節扶孤，帶著他去投靠在隨州做推官的叔父歐陽曄。因家貧，母親以蘆荻畫地教他讀書識字。

仁宗天聖八年（西元 1030 年），歐陽脩考取進士，授試秘書省校書郎。次年調充西京留守推官，與梅堯臣、尹洙結為至交，相互切磋詩文。仁宗景祐元年（西元 1034 年），任館閣校勘之職。景祐三年（西元 1036 年），范仲淹上章批評時政，被貶饒州。歐陽脩為其辯護，被貶為夷陵縣縣令。

仁宗康定元年（西元 1040 年），歐陽脩被召回京，復任館閣校刊，後知諫院。仁宗慶曆三年（西元 1043 年），范仲淹、韓琦、富弼等人推行「慶曆新政」，歐陽脩參與革新，提出吏治、軍事、貢舉法等主張。慶曆五年（西元 1045 年），歐陽脩因孤甥張氏犯法事落職，改知滁州。范仲淹、韓琦、富弼等人被誣為朋黨，相繼罷官貶謫。仁宗至和元年（西元 1054 年），歐陽脩奉詔入京，與宋祁同修《新唐書》。

仁宗嘉祐二年（西元 1057 年），歐陽脩以翰林學士知貢舉的身分主持進士考試。因歐陽脩提倡平實、經世致用的文章，力倡古文以救時弊，因此對陰怪奇澀文體深惡痛絕。所以閱卷之時，幾乎將寫奇澀文體的士子全部黜落，凡寫得平實

無華、文氣暢通的都拔在高榜，曾鞏、蘇軾、蘇轍等均在此榜中進士。從此，北宋文風爲之丕變。

嘉祐三年（西元 1058 年），歐陽脩出知開封府尹，以政績卓著遷爲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，再遷樞密副使參與朝廷大政。六年（西元 1061 年），再拜參知政事，與宰相韓琦共同輔政。英宗治平二年（西元 1065 年），上表請求外任，不准。此後兩年間，被蔣之奇誣謗濮議爲邪說，力求去，亦不允。治平四年（西元 1067 年），與韓琦一同罷官，出知亳州。

神宗熙寧二年（西元 1069 年），王安石實施新法，歐陽脩對青苗法曾表示異議，且未執行。熙寧三年（西元 1070 年），除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，判太原府，堅持不受命，自請改知蔡州。不久，又累章稱病告老，四年終獲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。遂歸隱穎州，自此逍遙林下，悠閒自得。熙寧五年（西元 1072 年）閏七月二十三日病逝，享年六十六歲。朝廷崇念其功蹟，贈太少少師，諡號「文忠」。

## （二）文學主張與成就

歐陽脩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導者。在歐陽脩之前，柳開、穆修等人亦倡導過詩文改革，但卻未成功，直至歐陽脩起而推倡古文復興運動，北宋的文風才因此改變。歐陽脩倡導古文運動成功的原因，即是因爲他不專發議論，而將他的主張確實在作品中實踐出來，並展現出卓越的成績。

歐陽脩的文學成就以散文最高，影響也最大。歐陽脩繼承韓愈的古文運動，同樣提倡散體古文，並強調文章內容必須呈現「道」。

- （1）夫學者未始不為道，而至者鮮焉。為非道之於人遠也，學者有所溺焉爾。蓋文之為言，難工而可喜，易悅而自足。世之學者往往溺之，一有工焉，則曰「吾學足已」。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，曰：「吾文士也，職於文而已。」此其所以至之鮮也。……聖人之文，雖不可及，然大抵道勝者，文不難而自至也。〈答吳充秀才書〉<sup>29</sup>
- （2）君子之於學也，務為道，為道必求知古，知古明道而後履之。以身施之於事，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，以信後世。〈與張秀才第二書〉<sup>30</sup>
- （3）君子之所學也，言以載事，而文以飾言，事信言文，乃能表見於後

<sup>29</sup> 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 47；《全宋文》第 17 冊，卷 697。

<sup>30</sup> 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 66；《全宋文》第 17 冊，卷 697。

世。〈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〉<sup>31</sup>

歐陽脩認為文章的內容必須呈現「道」，並指出「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」的觀點，此是受到孔子「有德者必有言」(〈憲問〉)的影響，而有「文附於道」的意涵。但歐陽脩所謂的「道」，除了包含孔孟儒家的仁義道德觀念外，也涵蓋了生活周遭的一切事物，反對專「職於文」而忽略「百事」。歐陽脩雖然較為重視文學的內容，然而對文章的修辭也有要求，認為文學的內容需要依靠適當的文采才能流傳，不能因「道」而廢「文」。歐陽脩雖然提倡古文，致力改革當時代華靡的文風，但不因此而否定駢文，認為「偶麗之文苟合於理，未必為非」<sup>32</sup>。在歐陽脩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下，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的文章，其自身又確實的在作品中實踐其文學主張，遂在北宋時期的文壇中起了示範作用。

### (三) 園亭記散文的寫作特點

歐陽脩的園亭記散文作品共計有十七篇：

〈叢翠亭記〉、〈非非堂記〉、〈東齋記〉、〈李秀才東園亭記〉、〈泗州先春亭記〉、〈夷陵縣至喜堂記〉、〈峽州至喜亭記〉、〈游儵亭記〉、〈畫舫齋記〉、〈豐樂亭記〉、〈醉翁亭記〉、〈海陵許氏南園記〉、〈真州東園記〉、〈有美堂記〉、〈相州畫錦堂記〉、〈峴山亭記〉、〈陳氏榮鄉亭記〉。

歐陽脩的散文以碑誌和序記為多，各佔全部作品約三分之一，論文書啓約佔三分之一。<sup>33</sup>《石遺室論文》說：「永叔以序跋雜記為最長，雜記尤以〈豐樂亭記〉為最完美。」<sup>34</sup>劉大櫚評論〈真州東園記〉時，則說：「柳州山水以幽冷奇峭勝，歐公園亭以敷娛都雅勝。」<sup>35</sup>可知歐陽脩所撰寫的園亭記散文藝術技巧甚高，將其作品特點分述如下：

#### 1. 寫景細膩

在〈叢翠亭記〉、〈醉翁亭記〉和〈真州東園記〉中，可見到歐陽脩細膩狀寫景物的筆力。試以〈醉翁亭記〉為例：

<sup>31</sup> 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 67；《全宋文》第 17 冊，卷 697。

<sup>32</sup> 歐陽脩〈論尹師魯墓誌銘〉，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 73。

<sup>33</sup> 參閱劉若愚：《歐陽脩研究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9 年 5 月初版，頁 97。

<sup>34</sup> 參閱《石遺室論文·卷五》，收錄於《陳石遺集（下）》：陳衍撰，陳步編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1 年。

<sup>35</sup> 陳曾則《古文比·評語卷二》引劉大櫚語。

環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諸峰，林壑尤美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，而洩出於兩峰之間者，釀泉也。峰回路轉，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……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岩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樂亦無窮也。<sup>36</sup>

歐陽脩藉由優美的文辭描繪出滁州美麗的山水，從「環滁皆山也」開始寫景，進而寫西南諸峰，寫琅琊、寫釀泉，一步步最後集中到醉翁亭上。又描繪出日夜、四季登覽醉翁亭時，所見之景皆不同，生動的描寫令人有身歷其境之感。茅坤於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中即讚譽〈醉翁亭記〉：「文中之畫。昔人讀此文，謂如遊幽泉邃石，入一層纔見一層，路不窮，興亦不窮。讀已，令人神骨翛然矣。此是文章洞天也。」<sup>37</sup>正因為歐陽脩描繪山水景物，總令人有親歷其境之感，再加以〈醉翁亭記〉一文確是歐陽脩登覽醉翁亭後所撰寫。因此，〈醉翁亭記〉常被視爲是山水遊記。但園亭記散文與山水遊記之區別，在緒論之中已有詳盡的解說，在此不再贅述。

劉若愚先生亦指出：「歐陽脩寫記序文描寫景物的妙處，在能配合他的情感，或爲勃鬱的設色，或爲輕靈的取景。寫到幽芳喬木，岩暝扉開，妙在融化動詞爲形容詞，取得六朝小賦長處，所以能貝采多姿，足以成爲宋代記序文之法式。」<sup>38</sup>劉若愚先生的解析，一語中的地指出歐陽脩狀寫景物的佳處。

## 2. 無遷客謫臣的窮愁抑鬱之態

〈夷陵縣至喜堂記〉、〈峽州至喜亭記〉、〈豐樂亭記〉、〈醉翁亭記〉和〈畫舫齋記〉都是歐陽脩貶官之際所撰寫的，然而文中卻無透露半點抑鬱不得志之情，反而呈現豁達開朗的氣度。

〈豐樂亭記〉和〈醉翁亭記〉是歐陽脩貶於滁州時所作，然而全文毫無感慨忿激之意，也無衰頹頹唐之語，而是展現出太守與民共遊同樂的歡愉氣氛。《古文筆法百篇》評〈醉翁亭記〉：「然此記也，直謂有文正之規勉，無白傅之牢愁；有東坡之超然，無柳子之抑鬱。」<sup>39</sup>歐陽脩在〈夷陵縣至喜堂記〉中，所呈現的

<sup>36</sup> 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卷 39；《全宋文》第 18 冊，卷 739。

<sup>37</sup> 參閱茅坤《唐宋八大家文鈔·歐陽文忠公文·卷六》，北京中華書局，1985 年初版。

<sup>38</sup> 同註 33，頁 139。

<sup>39</sup> 參閱黃仁輔《古文筆法百篇·卷六》，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，1991 年初版。

亦是忘情於山川美景之中，以順處逆的達觀態度：「夫罪戾之人，宜棄惡地，處窮險，使其憔悴憂思而自知悔咎，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，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，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。……江山美秀而邑居繕完，無不可愛。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，而凡為吏者，莫不始來而不樂，既至而後喜也。」<sup>40</sup>歐陽脩在園亭記散文中，所展現的是寄情山水，忘懷仕途上的不如意，因此在文章中看不到歐陽脩因個人窮通而影響到文字的欣戚，呈現的是超然物外、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。

### 3. 經世濟民的胸懷

〈泗州先春亭記〉、〈峽州至喜亭記〉、〈豐樂亭記〉、〈醉翁亭記〉、〈真州東園記〉等園亭記散文，皆表現出歐陽脩關懷民生、勤政愛民、樂與眾遊的親民治政態度。〈泗州先春亭記〉和〈真州東園記〉是歐陽脩受人請託所撰寫的，文中歐陽脩所著重的是請託人是否善於治政，是否在政務興辦完畢後，才從事園林逸遊場所的興建。在這些園亭記散文中，表現出園亭修建的目的是，主要是為了州人及四方賓客遊樂之所需，並非為享一己宴遊之樂。此種以民為重、憂心民事的治政態度，即是歐陽脩經世濟民胸懷的呈現。

### 4. 語言運用靈活

歐陽脩在園亭記散文中喜用虛字，〈醉翁亭記〉用了二十一個「也」字，二十二個「而」字。〈峴山亭記〉用了十九個「而」字，十三個「者」字。這些虛詞的大量運用，使文章顯示出平和疏朗、情致深婉的美感。

在〈醉翁亭記〉中，全篇用了二十個「也」字斷句，馮永敏先生指出，每一個「也」字都表示一層涵意，隨著「也」字層層迭進，使文意脈絡明晰，逐步深遠。這些「也」字雖是虛詞，但卻呈現出文意中的語氣。有表示判斷語氣的：「環滁皆山也」；有解釋、說明原因的：「……故自號曰醉翁也」；表示肯定或否定語氣的：「……在乎山水之間也」等等。「也」字的創造性運用，使文章活潑生動，極富音樂性。<sup>41</sup>

而〈醉翁亭記〉的二、三、四段的起始，運用了「若夫」、「至於」、「已而」等連詞，承上啓下的將各段落緊密聯繫在一起，也顯現出「虛詞」運用之巧妙。羅大經在《鶴林玉露》中說：「韓、柳猶用奇字、重字；歐、蘇唯用平常輕虛字，而妙麗古雅，自不可及，此又韓、柳所無也。」<sup>42</sup>道出了歐陽脩虛字運用之巧妙。

<sup>40</sup> 同註 36。

<sup>41</sup> 馮永敏《散文鑑賞藝術探微》，文史哲出版社，1998年2月初版，頁229。

<sup>42</sup> 羅大經《鶴林玉露·甲篇·卷五》。

〈醉翁亭記〉中也大量運用駢偶句和散句配合，錯落有致，形成似散似排的文章風格，而形成一種和諧流暢的節奏感。其中，不少句子用「四——六——四」的格式，顯示出整齊美和音樂性。例如：

偃僂提攜，往來而不絕者，滁人遊也。  
山肴野蔌，雜然而陳前者，太守宴也。  
觥籌交錯，起坐而喧嘩者，眾賓歡也。  
蒼顏白髮，頹然乎其間者，太守醉也。<sup>43</sup>

因為歐陽脩善用虛字，不拘泥句式，使得文采增色，增強了文章語言的表現力。也使得這些句式活潑，用字精煉的作品，得以傳頌千古。《古文觀止》評論〈醉翁亭記〉說道：「通篇共用二十個『也』字，逐層脫卸，逐步頓跌，句句是記山水，卻句句是記亭，句句是記太守。似散非散，似排非排，文家之創調也。」<sup>44</sup>由此可見歐陽脩文字運用與章法鋪排之巧妙。

## 二、曾鞏

### （一）生平經歷

曾鞏，字子固，建昌軍南豐人。生於宋真宗天禧三年（西元 1019 年）。幼年聰慧，十二歲作《六論》，一揮而就，言簡意賅，氣勢雄渾，得到歐陽修的讚賞，從此名聞四方。青年時，多次外遊，和王安石友善，常有詩文往來，並將安石推薦給歐陽修。嘉祐二年（西元 1057 年）中進士後，調任太平州司法參軍。翌年，召回京師，編校史館書籍，遷館閣校勘、集賢校理。熙寧二年（西元 1069 年）先後在齊、襄、洪、福、明、亳等州任知州，守正不阿，頗有政聲。元豐三年（西元 1080 年），徙知滄州，過京師，神宗召見時，他提出節約為理財之要，頗得神宗賞識，留三班院供事。元豐四年（西元 1081 年），神宗以其精于史學，委任史館修撰，編纂五朝史綱，未成。元豐五年（西元 1082 年），拜中書舍人。次年卒于江寧府，享年六十五歲。學者稱其「南豐先生」，理宗時追諡「文定」。

### （二）文學主張與成就

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，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，被譽為「唐宋古文八大家」之一。曾鞏師承司馬遷、韓愈和歐陽修，主張「文以明道」。曾

<sup>43</sup> 同註 36。

<sup>44</sup> 吳楚材選注：《古文觀止》卷 10，華正書局，1992 年初版。

鞏強調只有「蓄道德能文章者」<sup>45</sup>，才足以發難顯之情，寫「明道」之文。曾鞏的散文大都是「明道」之作，文風以「古雅、平正、沖和」見稱。《宋史》本傳說他：「立言于歐陽修、王安石間，紆徐而不煩，簡奧而不晦，卓然自成一家。」<sup>46</sup>曾鞏為文自然純樸，不甚講究文采，散文以議論見長，剖析微言，闡明疑義，卓然自立，分析辨難，不露鋒芒。曾鞏的記敘性散文，記事詳實而有情致，論理切題而又生動。當西昆體盛行時，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，一掃雕琢堆砌之風，專趨平易自然。王安石曾讚歎說：「曾子文章眾無有，水之江漢星之斗，挾才乘氣不媚柔……。」<sup>47</sup>

### （三）園亭記散文的寫作特點

曾鞏的園亭記散文作品共計有十一篇：

〈醒心亭記〉、〈學舍記〉、〈南軒記〉、〈思政堂記〉、〈飲歸亭記〉、〈擬峴臺記〉、〈清心亭記〉、〈尹公亭記〉、〈齊州二堂記〉、〈道山亭記〉、〈厄臺記〉。

#### 1.寫景生動、筆力遒勁

〈擬峴臺記〉以寫景為主，描摹山林風景之美，層次井然清晰。

因而為台，以脫埃氛，絕煩囂，出雲氣而臨風雨。然後溪之平沙漫流，微風遠響，與夫波浪洶湧，破山拔木之奔放，至於高桅勁艫，沙禽水獸，下上而浮沉者，皆出乎履舄之下，山之蒼顏秀壁，巔崖拔出，挾光景而薄星辰。至於平岡長陵，虎豹踞而龍蛇走，與夫荒溪聚落，樹陰日奄曖，遊人行旅，隱見而斷續者，皆出乎衽席之內。若夫煙雲開斂，日光出沒。四時朝暮，雨揚明晦，變化不同，則雖覽之不厭，而雖有智者，亦不能窮其狀也。或飲者淋漓，歌者激烈，或靚觀微步，旁皇徙倚，則得之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，雖所寓之樂有殊，而亦各適其適也。<sup>48</sup>

<sup>45</sup> 曾鞏〈寄歐陽舍人書〉：「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。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，則不受而銘之，於眾人則能辨焉。而人之行，有情善而跡非，有意奸而外淑，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，有實大於名，有名侈於實，猶之用人，非蓄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，議之不徇？不惑不徇，則公且是矣。」《元豐類稿》卷16；《全宋文》第29冊，卷1246。

<sup>46</sup> 《宋史·卷三一九·曾鞏列傳·論曰》。

<sup>47</sup> 王安石〈贈曾子固〉，《臨川先生文集·卷十三》。

<sup>48</sup> 同註21。

曾鞏先寫臺之高，所以得以遠望，四周奇景盡收眼底，四季朝暮之景變化不同，各有其特色。在描繪登覽所見的山川景物時，曾鞏以生動貼切的文辭，極力形容、渲染蒼山荒岡，溪谷險浪的荒涼壯奇，筆勢遒勁。所以，黃震評論：「〈擬峴臺〉模寫甚工，前輩取以爲文法者也。」<sup>49</sup>張伯行稱讚此記：「景象歷歷如畫。」<sup>50</sup>

曾鞏在〈道山亭記〉中，以雄偉奇崛的文筆，描寫了閩地的山川形勢、水陸交通以及風土民情。

其途或逆阪如緣絙，或垂崖如一發，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溪上：皆石芒峭發，擇然後可投步。……其溪行，則水皆自高瀉下，石錯出其間，如林立，如士騎滿野，千里下上，不見首尾。水行其隙間，或衡縮繆糝，或逆走旁射，其狀若蚓結，若蟲鏤，其旋若輪，其激若矢。舟溯沿者，投便利，失毫分，輒破溺。<sup>51</sup>

曾鞏刻意以一個個特寫的鏡頭，詳盡地描繪出山路的奇險怪絕；又描寫溪水從高處直瀉，石塊錯雜於溪流之間，水流的形狀似蚯蚓、似蟲子，極力描摹溪流的狀態，並勾畫了舟行水中的驚險場景。在〈道山亭記〉中，曾鞏掌握到山川景物的特徵，因此能具體生動的描摹出景觀的「形」、「相」、「態」。並在文筆之中帶予它們生命力，彷彿這些山水景色就呈現在讀者眼前。

## 2. 議論氣息濃厚

前言曾鞏散文以議論見長，即使是園亭記散文，曾鞏亦是藉題興發、闡揚義理。如〈思政堂記〉，即是就「思政」二字生發的議論。

夫接於人無窮，而使人善惑者，事也；推移無常，而不可以拘者，時也；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，理也。知時之變而應之，見必然之理而循之，則事者雖無窮而易應也，雖善惑而易治也。故所與由之，必人之所安也；所與違之，必人之所厭也。如此者，未有不始於思，然後得於己。<sup>52</sup>

先言「行」之難，在於「無窮」、「無常」、「無方」上。次言「思」之易，在於「因之」、「循之」。而這一難一易之間的變化，關鍵點在於「思」字，藉此

<sup>49</sup> 黃震《黃昏日抄》卷 63，臺灣商務，1966 年初版。

<sup>50</sup> 張伯行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卷 15，北京中華書局，1985 年新一版。

<sup>51</sup> 同註 8。

<sup>52</sup> 同註 21。

凸出「思」的重要性。曾鞏之文，以理氣爲勝；所以以理入文，是曾鞏散文的特色。

### 三、蘇軾

#### （一）生平經歷

蘇軾，字子瞻，號東坡居士。宋代眉州（今四川省眉山市）人，是北宋著名文學家、書畫家。父蘇洵、弟蘇轍都是著名古文學家，世稱「三蘇」。

嘉祐元年（西元 1056 年），二十歲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，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。嘉祐二年（西元 1057 年），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，以一篇〈刑賞忠厚論〉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，高中進士。嘉祐六年（西元 1061 年），蘇軾應中制科考試，即通常所謂「三年京察」，入第三等，授大理評事、簽書鳳翔府判官。後逢其父於汴京病故，丁憂扶喪歸裏。熙寧二年（西元 1069 年）服滿還朝，仍授本職。這時王安石正推行新法，蘇軾雖也有志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狀況，但在變法思想上與王安石分歧。他不主張遽變，反對「求之過急」，於是接連上書給神宗，反對王安石變法方案，於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擠。蘇軾爲了遠身避禍，求爲外任，先後出任杭州通判，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知州。

蘇軾出京作地方官，勤政愛民，盡心職守。八九年的時間，他輾轉遷徙，但每到一地都興修水利，賑濟災民，減免租稅，體察民間疾苦。而對於新法實行中的一些流弊，也「不敢默視」。後因「托事以諷」寫了一些與新法有關的詩文，被言官何正臣、舒亶、李定晦人彈劾爲「包藏禍心」、「指斥乘輿」，於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臺論罪。從元豐二年（西元 1079 年）七月被押，到十一月釋放，蘇軾在獄中倍受詬辱，幾置死地，幸得多方營救，才得釋放。這就是有名的「烏臺詩案」，蘇軾生活、思想與創作也從此開始了巨大的轉變。

蘇軾出獄後，被貶爲黃州團練副使，但不得簽押公事，近於流放。他因經濟困難，申請城東坡荒地，躬耕求食，自號東坡居士。在黃州五年，蘇軾思想轉變很大。一方面他沒有放棄儒家經世濟民思想，繼續關心國家政局，因壯志難酬而苦悶；另一方面他閉門思過，消極彷徨，又時時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脫。但這幾年卻是蘇軾創作上的豐收時期，他寫出了許多著名的詩文，或雄健豪放，或清曠淡遠，成爲他一生創作的高峰。

元豐八年（西元 1085 年），神宗病故，哲宗即位，高太后聽政，起用舊黨人物司馬光、呂公著等人，全面廢除王安石新法。蘇軾即被起用爲起居舍人、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知制誥。但蘇軾對待新法，又主張「參用所長」，反對執政大

臣們全盤否定新法。這種注重現實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態度，又和司馬光等舊黨人物產生分歧。司馬光病死，蘇軾為舊黨官僚所忌恨，又要求外放，於是在元祐四年（西元 1089 年）三月又出知杭州。

至元祐六年（西元 1091 年）二月，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京都。入朝後本擬有所建樹，不料又為舊黨賈易等誣陷，而不願留在京城，於是又上書請求外放，不久便被派知穎州，後又改知揚州、定州。蘇軾從黃州被召還，第一次在朝期間，主持過學士院考試和進士貢舉。他為國家振興積極薦舉擢拔後進，於是有黃庭堅、秦觀、張耒、晁補之、陳師道等才士雲集京都，一時文壇興盛。蘇軾儼然成為文壇盟主，為北宋後期文學的發展，開創出一個新的局面。

紹聖元年（西元 1094 年），蘇軾以譏斥先朝的罪名貶知惠州，未至貶所，再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紹聖四年（西元 1097 年），蘇軾又被改貶為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，即被流放到海南島。元符三年（西元 1100 年），徽宗繼位，蘇軾獲赦北還，不料行至常州病死，享年六十六歲，諡號文忠。

## （二）文學主張與成就

蘇軾強調作者要有深厚積累，文章應有充實的內容。在〈南行前集敘〉中說：「夫昔之為文者，非能為之為工，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。山川之有雲霧，草木之有華實，充滿鬱勃而見於外，夫雖欲無有，其可得耶？」<sup>53</sup>他要求文章要「有為而作，聯繫現實」，要合乎濟世的實用。

蘇軾還主張要根據所表現的物件，真實生動地描寫外物，並認為「言止於達意，即疑若不文，是大不然。求物之妙，如繫風捕影，能是物了然於心者，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，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？是之謂辭達。辭至於能達，則文不可勝用矣。」<sup>54</sup>蘇軾認為「辭達」是文學創作的最高要求。他還強調「神似」，反對「形似」，在〈書鄴陵王主簿所畫折枝〉詩中說：「論畫以形似，見與兒童鄰。賦詩即此詩，是非知詩人。詩畫本一律，天工與清新。」<sup>55</sup>主張為文要清新自然，意境深遠，以達到傳神的藝術效果。且還要敢於創新獨到，「出新意於法度之中，寄妙理於豪放之外」<sup>56</sup>。

<sup>53</sup> 《蘇東坡全集·前集·卷二四》。

<sup>54</sup> 蘇軾〈與謝民師推官書〉。《蘇文忠公集》卷 49；《全宋文》第 43 冊，卷 1892。

<sup>55</sup> 《蘇東坡全集·前集·卷十六》。

<sup>56</sup> 蘇軾〈書吳道子畫後〉。《蘇文忠公集》卷 70；《全宋文》第 44 冊，卷 1941。

蘇軾的思想以儒為主，融合佛老，進退行藏，何施不可。這種思想境界表現在文學作品上，既有對現實的批判，又有人生如夢的感喟，也有瀟灑自適的抒情。而蘇軾作品內容的複雜性，正是他複雜思想的表現。

### （三）園亭記散文的寫作特點

蘇軾的園亭記散文作品共計有二十二篇：

〈醉白堂記〉、〈蓋公堂記〉、〈喜雨亭記〉、〈凌虛臺記〉、〈超然臺記〉、〈眉州遠景樓記〉、〈墨妙亭記〉、〈墨君堂記〉、〈寶繪堂記〉、〈墨寶堂記〉、〈放鶴亭記〉、〈眾妙堂記〉、〈思堂記〉、〈靜常齋記〉、〈石氏畫苑記〉、〈靈壁張氏園亭記〉、〈滕縣公堂記〉、〈清風閣記〉、〈野吏亭記〉、〈遺愛亭記〉、〈觀妙堂記〉、〈雪堂記〉。

#### 1. 佛、道思想的浸潤

蘇軾的思想以儒為本，兼雜佛、老，李澤厚說蘇軾「奉儒家而出入佛老，談世事而頗作玄思」<sup>57</sup>，因此其作品亦常不自覺地流露佛家或道家思想。

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，而恃形以為固者，尤不可長，雖金石之堅，俄而變壞。至於功名文章，其傳世垂後，猶為差久。今乃以此託旅彼，是久存者，反求助於速壞。此既昔人之惑，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，推是意也，其乃幾於不知命也夫。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，然後理足而無憾。物之有成必有壞，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，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。雖知其然，而君子之養身也，凡可以生而緩死者無不用；其治國也，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，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。此之謂知命。（〈墨妙亭記〉）<sup>58</sup>

在〈墨妙亭記〉中，蘇軾指出了「物必歸於盡」的道理。而莘老建亭以藏碑刻，蘇軾認為這是「不知命」的作法，進一步用相反相成的觀點論述了成與壞、生與死、興與亡辯證關係。這種二元對立的辯證邏輯，即是受到老子認為事物都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係：成敗、禍福、生死等，都相互依存、相互轉化的觀念的影響。雖然，蘇軾談佛老，卻也不囿於佛老，而是儒道互補，相互為用。因此，文末蘇軾提及以道養身，以儒治國，呈現出儒釋道思想靈活運用的圓融無礙境界。

<sup>57</sup> 參閱李澤厚《美的歷程》，金楓出版社，1991年4月再版，頁209。

<sup>58</sup> 《蘇文忠公全集》卷11；《全宋文》第44冊，卷1967。

〈眾妙堂記〉全篇在闡釋道家養生修性和長壽的道理。文章託夢說理，透過夢中人物的對話來揭示「眾妙」二字的抽象含義。蘇軾取老子《道德經》中的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」，引出「妙」字。進而切住題意，提出：「妙一而已，容有眾乎？」<sup>59</sup>再藉由道士舉出灑水和除草的具體事例，肯定了「眾妙」之意，完成了「眾妙堂」解題釋名的任務。接著更進一步，指出庖丁解牛和郢人的技巧並非真妙，而以蟬的蟄伏默化來比喻道家主張清靜無為，養生修性的道理，才是「真妙」。

另外，〈清風閣記〉、〈凌虛臺記〉、〈超然臺記〉、〈醉白堂記〉、〈蓋公堂記〉和〈寶繪堂記〉等園亭記散文，也都蘊含了佛、道思想。文中有的提及「物不足恃以長久」的道理，有的論述「遊於物外」、「齊得喪、忘禍福、混貴賤，等賢愚，同乎萬物，而與造物者遊」<sup>60</sup>等「齊物」的老莊思想。蘇軾的佛道思想在他遭受貶謫之時，給予了他精神上的安慰，遂也使其融合了儒釋道三教思想，形成一種曠達、適意的新人生態度與哲學。而這樣的人生態度與思維，也在蘇軾的園亭記散文中展現出來。

## 2. 呈現超然物外的胸懷

蘇軾雖先後被貶於黃州、惠州、儋州等地，然而在這些時期所撰寫的園亭記散文卻未流露出悲苦抑鬱的情懷，反而呈現超然物外、無入而不自得的曠達胸懷。這般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，是蘇軾從老莊思想中粹取而來的。莊子忘物我、忘得失的「忘我」、「忘形」觀念，是蘇軾在遭受現實打擊、陷入困頓迷惑之際，得以自我解脫、歸於達觀的理論依據。而蘇軾也多次在園亭記散文中，流露出這樣超然物外的人生態度。在〈超然臺記〉中，蘇軾展現出超然於寵辱得失之外，追求精神滿足的達觀態度。焦竑曾評〈超然臺記〉，言：「公時坐謫極困，臺名超然，用以自遣。記中言安遇自得甚徹，真無聊中能達觀者。」<sup>61</sup>即道出了蘇軾處於逆境之時的曠達胸懷。

## 3. 懷抱經世濟民的胸懷

蘇軾擁有北宋士人經世濟民、以國家為己任的遠大胸懷，而這樣憂國愛民的情操也每每在園亭記散文中流露出來。蘇軾在〈喜雨亭記〉中，為久旱逢甘霖，感到萬分的歡愉，從中展現出對人民生活的深切關懷。而在〈眉州遠景樓記〉中，蘇軾藉由敘寫眉州的風俗民情，亦從中融入了自身對美好政治的理想，即以禮治

<sup>59</sup> 參閱《蘇文忠公全集》卷 11；《全宋文》第 44 冊，卷 1968。

<sup>60</sup> 蘇軾〈醉白堂記〉。同註 58。

<sup>61</sup> 引自曾棗莊、曾濤編：《蘇文彙評》，頁 213。

國教民，呈現出蘇軾理想中的治民之方。在〈蓋公堂記〉中，則藉由生病求醫診治的過程，提出「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」的觀點，肯定蓋公「清靜無為」的治政方法，也藉以說明「政之費人也甚於醫」的道理。蘇軾在園亭記散文中，不僅呈現對百姓民生的關懷，也透露出對治理政務方法的觀點，在在展現其憂心國事、淑世濟民的情懷。

#### 4. 打破一般園亭記散文的布局結構

馮永敏先生為「布局」的定義作了詮釋，指它就是「文章的結構經營」。並指出謀篇布局是散文的骨骼，又是散文內部組織形式，更是文學、思想、情愫的有形媒介。因此，散文的布局，須根據主題思想的需要，將材料進行合理的結構、組織，使它成為脈絡連貫的有機體。<sup>62</sup>

園亭記散文的初始撰寫動機，是記載園林建築的營建過程、主事者姓名、歷史沿革等，因此是以敘事為主。然而，因園林擁有美麗、豐富的景觀，所以園亭記散文中亦常會描述園內的景物。到了北宋時期，因理性精神的高昂，士人往往喜歡在園亭記散文中闡發議論。於是，先敘事、次描寫、後議論的布局結構，遂成為北宋園亭記散文的寫作特點。

然而，蘇軾在撰寫園亭記散文時，卻打破了這傳統的布局結構。蘇軾往往隨著主題的展開需要，將這三種敘寫方式錯雜使用，如〈凌虛堂記〉、〈超然臺記〉和〈放鶴亭〉三篇，蘇軾即以不同的布局結構敘寫。〈凌虛臺記〉依傳統的布局開展；〈超然臺記〉則是以議論開始，然後進入敘事、寫景；〈放鶴亭記〉則是第一段寫景、敘事相融，第二段以議論為主，最後以放鶴招鶴之歌作結。三種不同的布局結構，各具其妙。精巧布局的散文，可以彰顯作者的寫作意圖和文旨，蘇軾藉由不同的布局結構，成功的傳達了他的思想與寓意。

### 四、蘇轍

#### (一) 生平經歷

蘇轍，字子由，宋眉州眉山人，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，於仁宗寶元二年（西元 1039 年）生。嘉祐二年（西元 1057 年），轍十九歲，與兄蘇軾同登進士，後又同策制舉，因直言置下等，授商州軍事推官。神宗時，王安石以執政領三司條例，命蘇轍為下屬。熙寧五年（西元 1072 年）王安石行青苗法，蘇轍力陳不可，被貶為河南推官。元豐二年（西元 1079 年），其兄蘇軾身陷「烏臺詩獄」，蘇轍上書請求以自己的官職為兄贖罪，不准，牽連被貶，監筠州鹽酒稅。哲宗時召

<sup>62</sup> 同註 41，頁 182-183。

爲右司諫，累遷禦史中丞、尙書右丞、門下侍郎。紹聖元年（西元 1094 年），因上書諫事被貶，出知汝州、袁州，責授化州別駕、雷州安置，後又貶循州等地。崇寧三年（西元 1104 年），定居潁川，築室於許（今河南許昌），名曰「遺老齋」，自號「潁濱遺老」，以讀書著述、默坐參禪爲事。蘇轍卒於徽宗二年（西元 1112 年），年七十四歲。死後追復端明殿學士，謚號「文定」。

## （二）文學主張與成就

蘇轍的文學主張見於〈上樞密韓太尉書〉：「轍生好爲文，以爲文者氣之所形。然文不可以學而能，氣可以養而致。」<sup>63</sup>蘇轍認爲孟子的文章能寬厚宏博，在於善養浩然正氣。然而「養氣」在於內心的修養，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廣闊的生活閱歷。因此讚揚司馬遷「行天下，周覽四海名山大川，與燕趙間豪俊交游，故其文疏蕩，頗有奇氣。」<sup>64</sup>所以，可知蘇轍的文學主張是內心須「養氣」，外在則需有豐富的生活閱歷，才能寫出好的文章。

蘇轍的學問深受其父兄影響，以儒學爲主，最傾慕孟子，又遍觀百家。他擅長政論和史論，在政論中縱談天下大事，分析當時政局，頗能一針見血。史論同父兄一樣，針對時弊，古爲今用，也有以古鑒今的寓意。蘇轍的文章以議論爲主，文勢汪洋澹泊，亦有秀傑深醇之氣，筆力雄健，說理清晰有力。

## （三）園亭記散文的寫作特點

蘇轍的園亭記散文作品共計有十篇：

〈東軒記〉、〈武昌九曲亭記〉、〈王氏清虛堂記〉、〈吳氏浩然堂記〉、〈黃州快哉亭記〉、〈黃州師中庵記〉、〈南康直節堂記〉、〈遺老齋記〉、〈藏書室記〉、〈待月軒記〉。

### 1. 坦然適意的情懷

蘇轍同樣歷經多次貶謫，然而在仕途受阻的時期所寫下的園亭記散文，卻和其兄蘇軾一樣，呈現的不是騷人謫臣的悲苦之情，而是洋溢著超然物外、坦然適意的情懷。〈武昌九曲亭記〉描寫了與蘇軾遊山和重建九曲亭之樂，並闡發了「天下之樂無窮，而以適意爲悅」的觀點，強調「惟其無愧於中，無責於外，而姑寓焉」的主張。<sup>65</sup>這是蘇軾、蘇轍兩兄弟在遭逢貶謫時，能處之泰然，不因進退得失耿耿於懷，藉由寄情山水表現出困境中樂觀的人生態度。

<sup>63</sup> 《欒城集》卷 22；《全宋文》第 47 冊，卷 2072。

<sup>64</sup> 同註 63。

<sup>65</sup> 《欒城集》卷 24；《全宋文》第 47 冊，卷 2095。

在〈黃州快哉亭記〉中，蘇轍提出「人有遇不遇之變」，即當人的外在環境如身分地位的改變，心境就會有所不同。然而，蘇轍卻不認同這樣的觀點，他認為外在的環境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人的內心精神境界。因此，認為「士生於世，使其中不自得，將何往而非病？使其中坦然，不以物傷性，將何適而非快？」<sup>66</sup>展現出一種坦然適意、不受外物所累的情懷。

## 2. 善於巧妙構思布局

蘇轍為文善於巧妙構思布局，在撰寫園亭記散文時，更是將景物、人物、情感都融會在一個清靜幽美、適意自樂的氛圍中。在〈武昌九曲亭記〉中，蘇轍就將寫景、抒情、記遊、議論融為一體，寫景時並非單純描繪景物，而是景中有人，借景寫人。蘇轍透過描繪景物，側面描寫出蘇軾的行動和情感，不論是描繪九曲亭或西山上的草木泉石時，均與蘇軾的活動相聯繫，和與蘇軾的思想情趣相諧和。這樣的構思布局，極具巧妙和特色。

## 3. 雅健秀澈、藏鋒沉馨的文字風格

蘇轍為文雅健秀澈，看似平淡，其實意蘊深遠。孫虹先生評論蘇轍的寫作風格時，即指出「講究穩妥圓轉的蘇轍為使秀潔之氣不露於外，採用了藏鋒沉馨、不大聲色的方法。」<sup>67</sup>

昔余少年，從子瞻遊，有山可登，有水可浮，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。有不得至，為之悵然移日。至其翮然獨往，逍遙泉石之上，擷林卉，拾澗實，酌水而飲之，見者以為仙也。（武昌九曲亭記）<sup>68</sup>

在〈武昌九曲亭記〉中，蘇轍描述了一段少年與蘇軾同遊山水的情景。蘇轍即以平淡的語言，塑造出蕭然絕俗的自然環境，而悠遊其中的人物在文中更顯其疏和風雅的意韻，全文亦充滿沉靜沖淡之味。

從北宋園亭記散文的撰寫背景與動機，得以了解園亭記散文蓬勃發展的原因。園亭記散文初始只記載營造事功等，後來則成為士人闡明園亭興建用意的憑藉。為了闡明園主興造的用心，表明自我心跡，或是刻文於壁以自我惕勵，園亭記散文在這多元的撰寫需求下，成為北宋時期作品豐碩的文類。

<sup>66</sup> 《欒城集》卷 24；《全宋文》第 47 冊，卷 2096。

<sup>67</sup> 參閱孫虹：〈論蘇轍和他的散文〉，《江南學院學報》，第 14 卷第 1 期，1999 年，頁 67。

<sup>68</sup> 同註 65。

因歐陽脩、曾鞏、蘇軾、蘇轍等人是北宋時期古文運動的推動者，在當代文壇上有相當的影響力，其作品影響了當代文風。恰巧歐陽脩等四人都撰寫了不少的園亭記散文作品，因此，透過了解他們的園亭記散文，可以大略了解園亭記散文在北宋時期的發展樣貌與特色。而歐陽脩等四人的園亭記散文寫作特點，無論是在思想呈現或是描寫景物的筆力，在北宋其他士人的園亭記散文中也可見到相同的表現，這部分留待下章「北宋園亭記散文的主題呈現」中將加以探述與呈現。